

福爾摩沙：

「十七世紀的台灣、荷蘭與東亞」特展簡介

／葉姿吟

展出日期：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四月三十日

展出地點：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大樓二樓特展室

關於十七世紀的台灣，你了解多少呢？你看過多少關於當時的文獻文物讓你足以探索一段被忽略的台灣歷史呢？荷蘭總督在被鄭成功趕出台灣回到荷蘭後，曾滿懷悵然地寫下《被遺忘的福爾摩沙》一書，試圖表達出他對失去福爾摩沙這個美麗島的心情，以及對那九個月的戰役沒有得到東印度公司足夠的後援所感到的遺憾。

回顧這個美麗島的歷史，唯一足以與今時今日的巨變局勢相比的，莫過於因歐洲勢力介入而風起雲湧的十七世紀。在那短短的一百年間，台灣從一個沈寂的原始小島搖身一變為東



佛烈得勒克·揆一 (Frederik Coyett, 1675)
《被遺忘的福爾摩沙》 20×15公分
歐福曼先生 (Mr. Overmaat) 藏

亞的國際貿易中心，之後鄭成功打敗了一手將台灣帶上世界舞台的荷蘭人。不久後清帝國又來到這裡，將台灣收回帝國的版圖中。這些政治勢力的移轉使台灣在東亞的政經地位產生極大的變化，沈寂、絢爛再回歸沈寂的過程，讓十七世紀的台灣史成爲一段精采而值得探索的過去，只可惜我們保存下來的關於這段歷史的史料跟文物實在是屈指可數。所以想一窺這段

區，以呈現當時藉由航海科技所促成的東西貿易往來與文化交流。同時在兩大主區中又因不同的文獻文物，展場將細分爲更多的主題區。至於所有的文物則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首度在台灣展出，而且它們分別借自歐美、日本跟台灣等三十個以上的博物館跟私人收藏家。

關於這次的展覽，我們不下任何的定論，而是希望所有的觀眾在看過這些珍貴的文物（包括荷蘭國寶級的十七世紀檔案跟油畫等）

與中國進行貿易但卻遲遲未能如願的情況下，轉戰澳門、澎湖，最後在中國的首肯下落腳台灣。這個意外的結果不只爲歷史上第一個股份有限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帶來了可觀的財富，也造成了台灣的發展以及東西文化的交流。荷蘭東印度公司憑藉著有系統的管理跟有效的策略，在十七世紀荷蘭仍未能直接與中國貿易的情況下，成功地將台灣塑造造成他們在亞洲的貨物轉運中心，當時的台灣堪稱爲亞洲營運中心！而在強烈的商業動機驅動下，荷蘭人的觀念灣文化、宗教、醫療、教育、藝術、科技發明以及行政制度都隨著殖民的開始，逐步地影響了台灣社會的發展。

今天當我們回顧十七世紀的台灣史，甚至東亞史時，荷蘭絕對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因此這次的「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台灣、荷蘭與東亞」特展，策展小組便將文獻大樓的展區分成歐洲區（以荷蘭爲主）與亞洲區（以台灣爲主），並在此兩大主區中設計了一個船甲板



十七世紀「東印度公司的倉庫與造船廠」 版畫 30.5×37.5公分
Robin Ruizendaal 收藏

之後，能對台灣的歷史有更多面的認識。原來十七世紀的台灣在世界貿易舞台上曾是那麼的活躍，原來東西文化交流的結果創造出了那麼多精彩的故事！

一切都從航海開始——

十六世紀末的荷蘭人所能夠掌握的航行技術都還只限於內陸近程。然而到了十七世紀，荷蘭人對航海活動的熱衷跟鑽研不只更加提升了人們探險的動機，同時也造就了技術跟工具的不斷革新。地理學、製圖學、航海學以及生物學，當然還有最重要的貿易往來，都在這一波又一波的航海技術革新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一個新的探索時代的來臨，勾起了荷蘭人對遠方的好奇，再加上對賺錢的狂熱，東印度公司應運而生。它是第一發行股票的公司，在一六〇二年由荷蘭政府將許多小公司組織起來所成立的聯合公司。之後，它就成為對亞洲貿易的單一窗口，也是第一個跨國性的企業。東印度公司的指揮官駐紮在巴達維亞（今天印尼的首都雅加達），因為印尼是當時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主要根據地，它的港口之便，以及豐富多樣的香料，讓東印度公司獲取了很高的利潤，當然也就使東印度公司非常看重巴達維亞的發展；而他們就是從這裡監管了福爾摩沙殖民地上所有政策的執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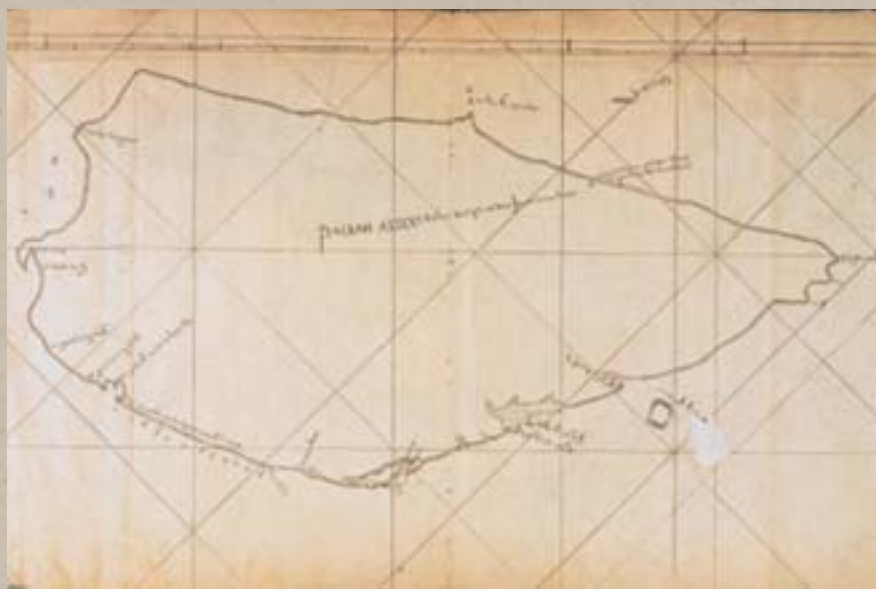
一個跨國的貿易網，在航海術的推波助瀾下快速地形成，它為想要營利的大企業賺到了

眺望福爾摩沙——

在展區中央的船甲板，你將看到很多跟航海科技有關的文物，包括荷蘭人在一六二五年歷經三次環島才畫下的台灣海圖（原稱北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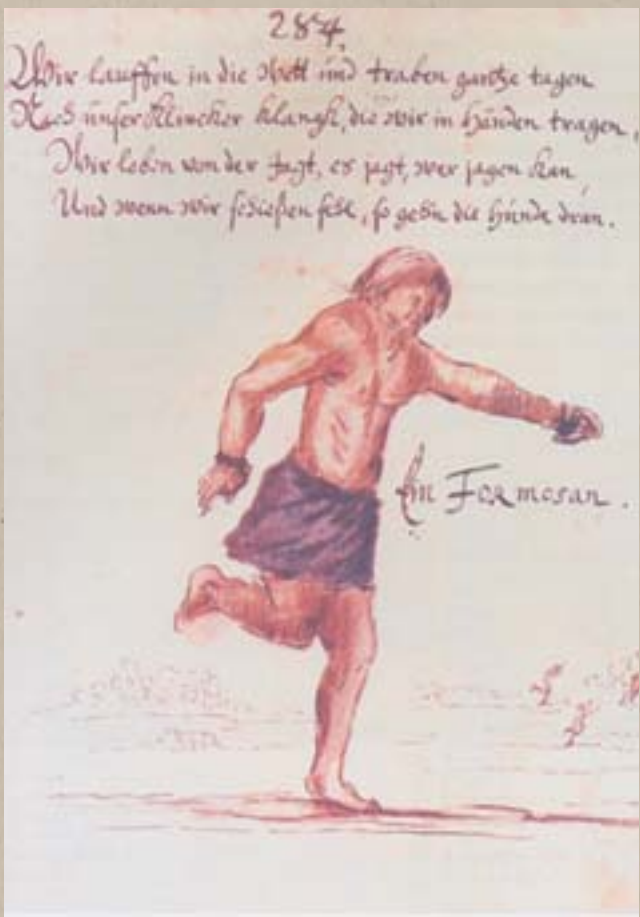
在這張海圖上，台灣首次不再被荷蘭人畫成三個小島，而是一個長條型的島嶼。此外甲板區上還有當時隨東印度公司的船隻來到亞洲的水手們隨行攜帶的個人物品，以及顯示貨物如何堆放以達到最高載貨量的船艙的一角。而在這個為營造展場氣氛而搭建的甲板區上，你

豐厚的財富，為不同的族群帶來了互相認識跟了解的機會，為截然不同的文化創造了融合交流的可能。在海上那些滿載著水手、貨物跟槍砲的荷蘭商船，意謂著「漂流的要塞」，它們曾於十七世紀時成功地創下貿易佳績，變成當時在亞洲獲利的主要歐洲勢力。



1625台灣海圖（原稱北港圖） 雅各·埃斯布蘭特松·諾得洛斯（Jacob IJbrandtsz. Noordeloos）手繪圖 53×73公分 荷蘭國家檔案館藏

也會看到一些中國船跟歐洲船的珍貴模型，以及一些跟航海有關的文物。之後走下甲板的右側，你便會進入以福爾摩沙為主體的亞洲展區。十七世紀台灣的主要人口是散佈在全島，部落大小不一的原住民，他們以簡易的耕作與狩獵為生。雖然他們佔當時人口的多數，但可惜我們幾乎找不到有關十七世紀台灣原住民的任何文獻資料。不過這次大家將看到的幾張少見而珍貴的關於原住民的手繪圖，其中有一張借自德國Gotha大學圖書館，它是當時跟著荷蘭船來的德國藝術家所畫下的原住民，這位藝術家並且形容原住民是極為擅跑的族群。另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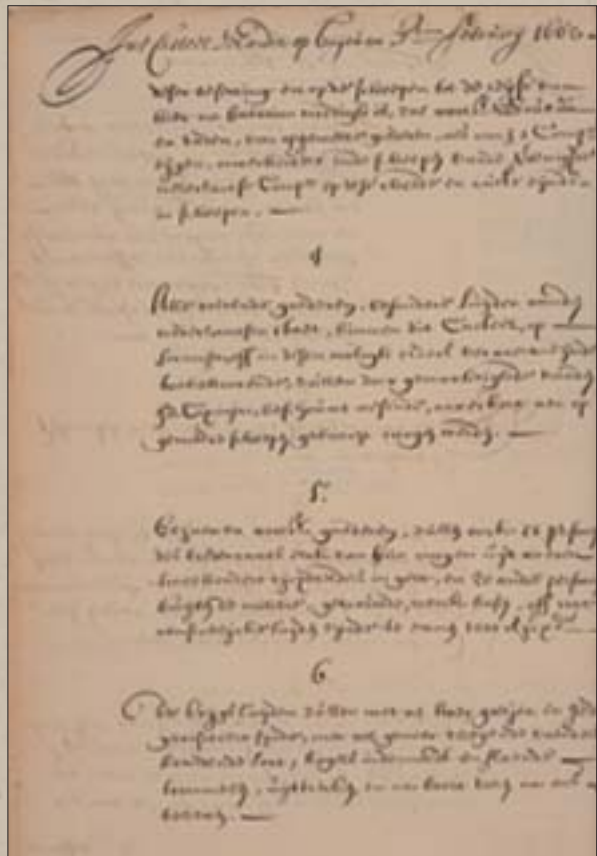
福爾摩沙狩獵者 刊於：《東西印度旅行記，1642至1652》，卡斯巴·史馬卡爾頓（Caspar Schmalkalden）手繪圖 德國Gotha大學圖書館藏

由於原住民的史料難尋，我們在這次以十七世紀為主的展覽中特例地放入了一張十八世紀的〈番社采風圖〉，圖中描繪了原住民獵鹿的情景。當然我們也找到少數幾張歐洲人藉由從福爾摩沙回去的人口述而畫下的原住民像，雖然這些肖像是憑空想像的，但仍有它的歷史價值。

至於歐洲人、日本人跟中國人，在十七世紀的福爾摩沙都只佔少數，不過他們卻都想掌控台灣這個有策略性地位的小島。一五五八年那被葡萄牙人驚聲一呼的福爾摩沙，在葡萄牙、西班牙跟荷蘭這些歐洲勢力相繼進入後，開始發生了各種社會變化。當時的明朝並未許

可荷蘭跟西班牙在中國境內取得任何貿易據點，因此台灣這個不起眼的小島便在不久後被荷蘭跟西班牙人視為一個對中國跟日本貿易的重要轉口站。

從一六二四年荷蘭殖民台灣開始，東印度公司就非常系統地從事各種建設。因此在這個展覽的福爾摩沙區中，我們一開始就可以看到兩張畫像，那就是對十七世紀台灣歷史有重要影響的中國人鄭成功跟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亞的總督顧恩。顧恩有權指派福爾摩沙的管理者，同時他也要求當時的管理者每天都要記錄在殖民地的見聞。至於跟鄭成功有關的史料跟文物當中最珍貴的，莫過於從荷蘭國家檔案



1662年鄭成功與荷蘭人的締和條約 荷蘭國家檔案館藏

館借來的一六六二年荷蘭投降協議書，很可惜中文的版本並沒有保存下來，如今可以找到的史料只有荷文的版本。

在以福爾摩沙為主體的亞洲區中，策展小組將展區以文物類別細分為「福爾摩沙」、「探索」、「印尼」、「中國」、「澳門」、「澎湖」、「進貢」、「日本」、「原住民」、「城堡與政府」、「農業」、「醫療」、「起義」、「宗教」、「日常生活」、「兵器」跟「清朝」，循序漸進地說明了十七世紀與台灣相關的國家與島內殖民政府的建設、政策與管理以及人民生活的樣貌。舉凡一六二四年荷蘭人抵台之初選擇以今天的台南安平為據點，開始興建城堡，到他們如何從法律跟教育的制定來管理這個殖民地的發展，如何使原住民順服於他們的統治，如何使安平成爲一個國際化的都市，如何制訂稅法、照顧當時的孤兒，以及後來鄭成功如何攻下台灣，清朝又如何施琅的領軍下在一六八三年將台灣納入帝國版圖成爲其邊陲，都將在這個展覽中呈現出來。

嚮往貿易的紅毛番

雖然十七世紀荷蘭殖民台灣的那三十八年間，他們在很多原住民的村落設置學校，鼓勵不管男女老少都要受教育，而學校裡教的不只是荷蘭文，也教授原住民民語。但不管怎麼說，荷蘭殖民政府最熱衷的還是貿易。

展場中央的甲板區一側是以台灣爲主的亞洲區，另一側當然就是以荷蘭爲主的歐洲區。十七世紀的荷蘭是一個正在與西班牙跟英國打仗，一心想追求獨立的新興共和國。而戰爭跟對貿易的熱衷使他們在各項技術上有快速的發展，如造船術、兵器跟製圖學，科技的革新在



十七-十八世紀東印度公司的金櫃 34×67.5×35公分 Westfries博物館藏



Ca.1640澎湖至大員的海圖 約翰·芬伯翁 (Johannes Vingboons) 73×103公分 荷蘭國家檔案館藏

當時增加了荷蘭對外擴張跟探險的可能性。而回顧十七世紀荷蘭對台灣的殖民，第一個必須提到的就是聯合荷蘭東印度公司。從一六〇二年由政府干預將彼此競爭的小型貿易公司組織起來之後，東印度公司便開始展現強烈的企圖，它在海外的據點跟荷蘭總公司裡會僱用了超過一百萬名的員工。在亞洲的貿易以巴達維亞為總部，統籌著其他九十個據點的活動，其在亞洲買進的香料獲利率最高可達三十倍，當時很多香料都做為醫藥用途，胡椒是其中最昂貴的一種。東印度公司由六個委員會組成，分設在荷蘭的六個主要城市中，這六個委員會的委員長設立了一個由十七人組成的仕紳小組，而這個十七人小組就決定了東印度公司要建多少船、船上的食物是什麼、船長跟水手的手冊等等重要的政策。

荷蘭殖民台灣時期，福爾摩沙的最高行政體系叫做福爾摩沙委員會，而這個兼具行政跟立法功能的組織就是由東印度公司的福爾摩沙行政部門所主導。通常由五人組成的福爾摩沙委員會，除了財經制度的擬訂跟執行外，也有統率軍隊的權力。東印度公司的荷蘭人在殖民時期扮演著領導者的角色，而在勢力最強的時候，他們以一千八百人管理了人口超過七萬人的三百個原住民村落。

這次在展場中策展小組為營造東印度公司十七人小組決策時的氣氛，將在荷蘭區中複製十七人的長型會議桌，並且有從荷蘭 Westries 博物館借來的僅存的一張當年十七

人小組使用的椅子跟一個坐墊。屆時觀眾可以坐在這張複製的會議桌邊，體會當年決定了很多人命運的東印度公司開會的氣氛，同時觀看一些有關於它的文獻史料。

除此之外，我們也將透過各種文物，詳述東印度公司如何將台灣變成一個轉運中心，發展出他們複雜的貿易網。十七世紀荷蘭的向外擴張，東印度公司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而雖然他們最大的興趣是貿易，但在商業往來的過程中卻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亞洲跟歐洲之間的各種交流。從最直接的政經發展到民間日常生活、文化風俗，乃至於因通婚引起的族群融合都對十七世紀的東西方造成了一定的衝擊。而這些影響有的甚至到今天都還顯而易見，例如荷蘭最有名的觀光紀念品——藍白相間的磁器，就是他們當年受青花磁的影響所流傳下來的風格。

在以荷蘭為主的歐洲展區中，我們依文物的性質將展場又細分為「東印度公司」、「地圖與航海」、「貿易」、「東西交流」，以及一個影片放映區。觀眾可以充份了解十七世紀的荷蘭如何進行它的殖民政策，他們如何在不同語言跟文化背景的亞洲散播他們的影響力，而他們又是如何在當時的東西文化交流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對於殖民不過短短三十八年的福爾摩沙，你知道現在的荷蘭人對那段歷史又了解多少嗎？

文化交流下的福爾摩沙——

在荷蘭人最早畫的地圖上，台灣被畫成三座小島。當時荷蘭人在從未到過台灣的情況下，只能憑西班牙跟葡萄牙早期畫的地圖做為依據。一直到一六二五年荷蘭人在真正繞行了台灣三次後，首次將台灣畫成了一個島。到了一六六〇年，除了東部一帶之外，台灣的地圖已經非常詳盡了。

西方科技的來到跟衝擊使十七世紀的福爾摩沙從原始社會進展到一個建設頻繁、講究法治的社會。荷蘭人引進的水牛在那個農耕時代裡，大大提高了產能進而造成更多的經濟利益。台灣曾經風風光光站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著貿易轉運站的角色。歐洲人、日本人跟中國人都會對十七世紀的台灣社會帶來一定的影響。藉由「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台灣、荷蘭與東亞」特展，我們希望對台灣的那段歷史提供更多探尋的線索，在歷史課本有限的教材之外，讓大家可以有機會看到更多面向的台灣史。

